

科幻世界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DIPLOMATIC IMMUNITY

外交豁免权

【美】洛伊斯·比约德 著

祖云鹏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外交豁免权

▲【美】洛伊斯·比约德 著▲

DIPLOMATIC IMMUNITY



DIPLOMATIC IMMUNITY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Copyright: © 2000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IS MCMASTER BUJOL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work by John Berk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交豁免权/[美]比约德 著;祖云鹏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9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7-5364-5963-7

I. 外… II. ①比…②祖…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50700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外交豁免权

著 者 [美]洛伊斯·比约德

译 者 祖云鹏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冯健平

封面绘画 约翰·伯基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编: 610031

成品尺寸 203 × 140mm

印张10.5 字数220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年9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ISBN 7-5364-5963-7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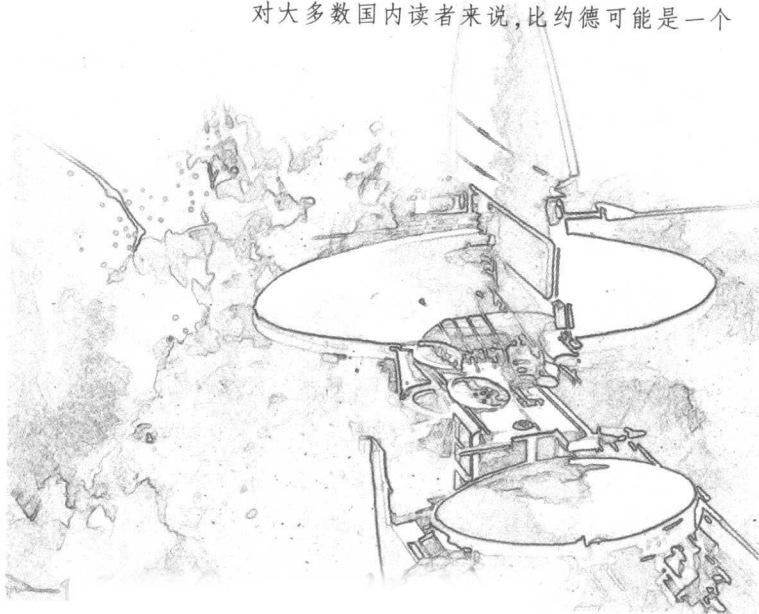
比约德： 一个传奇

姚海军

2004年9月6日，美国波士顿喜来登大酒店，第六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晚会现场座无虚席。大会进行到了压轴戏，主持人宣布雨果奖最重要的奖项长篇作品奖的最终得主。当“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这个名字在会场上空响起时，掌声和欢呼声顿时淹没了一切。

虽然行前对比约德和她名下的一系列热销作品不乏了解，这样的火爆场面还是大大超出了意料。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的魅力和她所带给人们的快乐。

对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比约德可能是一个



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国,她却是继海因莱因、阿西莫夫之后最具知名度的科幻作家之一。凭着规模庞大的“迈尔斯系列”小说,她不仅重现了太空歌剧的辉煌,也奠定了自己一流科幻作家的地位。

在比约德之前,太空歌剧已经成为科幻小说史上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铭记的是E·E·史密斯、范·沃格特这样的名字。是比约德,复活了太空歌剧,赋予它新的内涵与活力,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温太空的传奇与梦想。

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比约德是个典型的书迷,因而她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性。比约德的世界中独创性的想像不多,但她的故事曲折、细腻、轻松、睿智。这种极具亲和力的特质使她拥有了难以数计的读者,同时也成就了她的本人的传奇。这个传奇可以用她名字出现在世界两大科幻奖颁奖会上的频率来概括:

1989年:《自由下落》(Falling Free)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获星云奖;

1990年:《悲悼的群山》(The Mountains of Mourning)获星云奖及雨果奖;

1991年:《气象播报员》(Weatherman)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贵族们的游戏》(The Vor Game)获雨果奖;

1992年:《贝拉亚》(Barraya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获雨果奖;

1993年:《太空人巴纳克尔·比尔》(Barnacle Bill the Space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1995年:《镜舞》(Mirror Dance)获雨果奖;

1997年:《记忆》(Memory)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0年:《平民战争》(A Civil Campaign)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2年:《卡里昂的诅咒》(The Curse of Chalion)进入



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3年:《外交豁免权》(Diplomatic Immunity)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2004年:《灵魂骑士》(Paladin of Souls)获雨果奖。

五次捧得雨果奖奖杯,两次捧得星云奖奖杯,比约德创造了世界两大科幻奖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座雨果奖奖杯中,竟有四部属于“迈尔斯系列”——由此可见“迈尔斯系列”的巨大成功。

作为比约德地位的象征,“迈尔斯系列”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部。这些作品,都得到了世界著名网上书店 Amazon 的四星以上推荐以及各种传媒的好评。

比约德是一位谦逊、优雅、热情的女士,在世界科幻大会丰富多彩的活动间隙,我和我的同事们与她进行了两次短暂交流,她非常高兴她的“迈尔斯系列”能够在中国出版,主动为我们介绍其他科幻作家和出版商,这一切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朋友,在此,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她的作品,也祝愿她的传奇持之永恒。



致

中国读者

1982年，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迈尔斯系列”的第一部)。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我的小说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发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好像当时描述二十一世纪的某些小说一样。

是啊，可现在……

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置身未来。尽管这个未来仍旧没有月球基地，没有飞行轿车，但却实现了许多奇迹，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还不完美，也许永远不会。但事实证明，比起上个世纪中期我在饱受核弹威胁的青年时代读到的某些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毁灭的凄惨前景，现在这个世界光明得多。现在似乎没有人在放射性废墟中四处爬行，对抗异种——就算真有这种事，数量也不多。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思想和艺术最为繁荣丰盛的时代。当然，这些思想或艺术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数量确实庞大，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这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涉及到信息时，这句话更妙、更对，不能仅仅看成英



语中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迈尔斯系列”故事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的科幻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做到诙谐、机智),而是将读者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故事。首先,它应该能让我自己高兴;其次,能使任何愿意参加这次冒险旅行的读者感到高兴。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读者从中得到了快乐。自从最初的三部1986年付印以来,这个系列在美国不断重印。“迈尔斯系列”的十四部小说已经被译成十九种文字。同时,这些书还荣膺众多奖项,让我备受鼓舞。

尽管“迈尔斯系列”是以银河空间为背景演绎的冒险故事,但这套科幻小说系列中的科学背景和情节更侧重于生物、遗传和医药方面,致力于探讨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尤其是对我的主人公们忙碌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我的同行弗诺·文奇提出了“超人剧变”理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形态将会改变得超乎我们的想像。我对这种观点并不十分赞同。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受制于自己随时光流逝不断改变的身体,这种制约是极难撼动的。在我看来,“超人剧变”理论只对一种人有吸引力:希望自己一出世就具有二十二岁成年人的外形与心智,将促使他们长大成熟的所有努力(多数并非他们自己的努力)轻松抛诸脑后。对于“剧变”,弗诺·文奇的理论阐述得十分精辟。但我怀疑现实中的变化将大大不同于他的理论,而且不会那样猛然改变。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试着向广大读者指出:未来将出现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互相依存,互相竞争,而不会出现单一的、普适性的模式。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系列书籍,总是苦于难以将大部头系列中的情节顺序理清,有时甚至毫无头绪。所以当我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让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组合起来又能构成一个系列。作品的翻译顺序比在美国上市的顺序更让人难以捉



摸,但我的做法获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再受作品先后次序的困扰。我设法让系列小说中的每一本都有合理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在提供背景时,我尽量避免笨拙冗长地复述前面的故事情节。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无论以什么样的顺序阅读,这一系列都能为读者提供悬念和惊喜。

有读者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迈尔斯系列”的顺序似乎没个定数,无论依照哪种顺序开始阅读,都能很好地融入到情节中去。但究竟哪种顺序是最合适的?读者朋友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乐此不疲。现在,在因特网上用 Google 搜索我的名字时,我已经学会如何在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和字母中将“比约德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分辨出来——仅仅观察小说标题的排列就可以了,我也由此了解到各国读者对我的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的看法。

而作为作者,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从手头有的开始,一直走下去。对于生活来说,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忠告。

最后,很高兴《科幻世界》杂志社将我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衷心希望在这个全新的二十一世纪,迈尔斯、他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敌人(还有他永远向前的动力)能够将悬念和愉悦带给我全新的中国读者。

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

于明尼苏达州 Edina



第一章

显像屏显示出来的图像里，精子优雅地蜿蜒前行。当医用微型牵引器那看不见的手抓住它，把它引向它的目的地——那颗珍珠般的卵子时，它翻腾得更带劲了。那卵子圆圆的，散发着光泽，充满着希望。

“好小子，再试一次，从裂口进去……为了英格兰，”迈尔斯小声地鼓励着，“或者至少是为了贝拉亚，为了我，也许还为了我的皮奥特爷爷。哈！”随着最后的抽动，精子消失在它那预定的乐园里。

“迈尔斯，你又在看孩子们的图像吗？”是埃卡特琳给逗乐了的声音，她刚刚从他们所在船舱的豪华浴室里出来。她把自己的黑发在脑后绾起来，固定好，等迈尔斯在座椅上一坐下，就靠在他的肩膀上，“那是阿罗·亚历山大，还是海伦·纳塔利亚？”

“噢，正在形成的是阿罗·亚历山大。”

“嗯，看出来了，又在对你的精子赞赏不已。”

“还有你的优秀的卵子，我的夫人。”他抬头看了看妻子，笑了。她身穿自己从地球上买给她的那件红色丝绸质地的束腰外衣，显得光彩照人。她身上散发出来的令人兴奋的味道直冲他的鼻孔，他高兴地深吸了口气，“它们难道不是一套很漂亮的配子吗？”

“是啊，而且它们生成了漂亮的胚泡。知道吗，我们这次出来旅



行是件好事。我保证你要是在家的话，肯定会掀开培育器的盖子偷看的，要不就是为了看看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就把这两个可怜的小东西摇啊摇的，好像它们是冬节的礼物似的。”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

“上个冬节你母亲告诉我说，一旦胚胎被安全地植入，你就会激动得不得了，好像培育器生育法是你发明的那样，我居然还以为她是在夸大其辞呢！”

他捉住她的手，轻轻亲吻了一下她的掌心。“这话是那位整个春天都守在育儿室的放置培育器的架子旁、研究来研究去的夫人说的吗？”

“当然咯，这和她那位每小时要进来两次、问她情况怎么样的爵爷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她的手从他手中松开，妩媚地在他的下巴上轻轻划过。迈尔斯想着是不是向埃卡特琳提议，干脆不去飞船的乘客休闲室同那些乏味的人一起吃午餐了，而是让人把饭送来，就在船舱里吃。不过好在埃卡特琳看上去并不觉得他们的旅行有什么无聊之处。

这是一次姗姗来迟的银河系蜜月旅行，不过也许这样更好一些，迈尔斯想。他们的婚姻生活开始得够糟糕的了，能够逐渐安顿下来，享受一段平静的家居生活，这样最好不过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场在隆冬举行的令人难忘、困难重重的婚礼，似乎是在眨眼间就过了一年。

他们早就达成一致，为了纪念结婚一周年，他们将在这一天开始在子宫培育器里培育孩子。他们从没争论过什么时候要孩子，只是探讨了要几个的问题。到现在，他仍觉得自己提出的一次要完的这个建议多么妙，这样做效率很高。不过他从没认真考虑过想要十二个孩子，他只是先提出这么个数字，然后降至六个。他的母亲、姑妈，以及所有他认识的其他女性都来向他解释他的想法很疯狂，

不过埃卡特琳只是微笑着。他们定下来先要两个：阿罗·亚历山大和海伦·纳塔利亚。双份的惊奇、恐惧，以及喜悦。

在屏幕的边缘，红色的灯闪烁了起来，打断了婴儿的第一次细胞分裂。有信息，迈尔斯微微皱了皱眉。他们现在身处茫茫银河系中，正在距太阳系空间三个跃迁点的地方。他们乘坐的飞船正在以亚光速的速度行驶在虫洞之间，预计行程为四天整。他们是在去陶西提的路上，打算从那里转乘一艘驶往埃斯科巴的船，然后再在那里搭乘一艘经过瑟格亚及科玛的船回家。他并没预料到在这里会有人找他。“接收。”他拖长声音说道。

未来的阿罗·亚历山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陶西提班轮船长的头部及肩部的图像。在这段航程中，迈尔斯和埃卡特琳曾应邀跟他一起吃过几次饭。这人紧张地冲迈尔斯笑笑，点了点头，“弗·科西根大人。”

“是我，船长，有什么事吗？”

“一艘自称贝拉亚帝国信使船的飞船向我们打了招呼，请求与我们同速飞行，并正在追赶我们。显然，他们有紧急情况要通知您。”

迈尔斯的眉毛扬了起来，心却沉了下去。根据他的经验，这可不是帝国传递好消息的方式。埃卡特琳放在他肩上的手抓紧了。“好的，船长，接过来。”

船长那黑黝黝的陶西提面孔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出现了一名身穿绿色贝拉亚帝国军便服的人，衣领上佩戴着中尉的领章，还别着第四区的徽记。迈尔斯的脑海里顿时涌现出皇帝被暗杀、弗·科西根府被夷为平地、两个培育器化为灰烬的念头；或者，可能性更大的，他的父亲中风了，已经不行了……他害怕有一天某个表情严肃的信使会这样开头，您是弗·科西根伯爵吗，长官？



中尉向他敬了礼。“弗·科西根审计官大人吗？我是红隼号信使船上的斯莫里阿尼中尉。我有一个皇上亲自密封的信息盘要亲手交给您。随后我必须迎接您上船。”

“我们不是跟别人开战了吧？没有人死吧？”

斯莫里阿尼中尉低下头。“据我所知没有，长官。”迈尔斯的心跳放慢了，埃卡特琳松了一口气。中尉继续道，“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一支科玛商船队给扣押在了一个叫做格拉夫站的地方，该站隶属自由居留联盟，是个独立体系，位于第五区边缘附近。遵照我接收到的飞行命令，我们将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全速把您带到那里，之后等在那里听候您的命令。”他有些阴郁地笑了笑，“我希望那不是一场战争，长官，因为他们似乎只是在派我们过去。”

“被扣押了？没有被隔离吗？”

“我估摸是某种法律纠纷，长官。”

我闻到了外交的气味。迈尔斯做了个鬼脸。“嗯，毫无疑问，密封的口信会把事情解释得更清楚。给我拿过来，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看一下。”

“是，长官，红隼号几分钟后就会追上您的飞船。”

“很好，中尉。”迈尔斯关掉了通讯控制台。

“那我们？”埃卡特琳平静地问。

迈尔斯犹豫了一下。中尉说过了，不是封锁，显然也不是真刀真枪的战争。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是。而另一方面，他无法想象格雷格皇帝会为无足轻重的小事打断自己那已经推迟了很久的蜜月。“我最好先看看格雷格说了些什么。”

她低头吻了吻他的头顶，只说了一个字：“对。”

迈尔斯抬起手来，对着手腕上的手表形个人通讯器低声说：“罗伊克卫士，上班了，到我船舱来，马上。”



很快，中尉就把盖了皇帝印玺的信息盘交给了迈尔斯，盘上标示的是“私人信息”，而不是“密件”。迈尔斯派他的保镖兼勤务员罗伊克和斯莫里阿尼去收拾行装，但示意埃卡特琳留下来。他把信息盘放进中尉给他带来的安全播放器中，再把播放器放在船舱的床头桌上，按了播放键。他挨着她靠在床边。他知道她的身体很温暖，也很坚实。看到她眼里流露出担忧的神情，他抓住她的一只手，让她放心。

格雷格·弗·巴拉皇帝那熟悉的脸出现了，瘦削，微黑，不苟言笑。迈尔斯从他那微微绷紧的嘴唇上读出了极大的愤慨。

“抱歉要打断你们的蜜月了，迈尔斯，”格雷格开始说道，“不过如果这个口信能及时到达你们那里，你们就还没改变你们的路线。所以你们反正都在往回走。”

就是说他并不觉得很抱歉。

“你正好离出事的地方最近，这是我运气好，可你的运气却不佳。长话短说吧：我们的一支科玛籍商船队停靠在第五区附近的一个太空站点，准备补充燃料，并装卸货物。在贝拉亚军方护卫舰队派驻船队的军官中，有一人——或者多人，报告上没说清楚——要么开了小差，要么被绑架了，或者让人谋杀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报告上也没说清楚。舰队司令官派出去寻找那人的巡逻队与当地人起了冲突。开枪了——我这不是在信口开河——有人开了枪，显然双方都有人员受重伤。还没有人员死亡的报告，但等你介入时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愿上帝保佑我们。

“问题，或者说问题之一吧，就是从我们从驻在格拉夫站的安全部观察员处得到的对这起事件的看法，同我们从我们的舰队司令官处得到的报告大相径庭。不过我们获知，越来越多的贝拉亚人员要么被扣作了人质，要么被捕了——这取决于你相信哪边的说法。对方提出了赔偿要求，罚款额和各类开销都在不断增加，而且当地人



已经把目前在港的所有船只扣住，直到这团乱麻给理清了，他们满意了，才会放行。现在那些科玛货主们干脆不通过护卫他们的贝拉亚人，直接越级对我们大发牢骚呢，这样一来，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为了让你，啊，好好享受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把目前为止收到的来自各方的原始报告都附在后面了，好好欣赏吧。”格雷格做了个鬼脸，迈尔斯不禁心里一紧。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商船队的所有权中，有约百分之五十是属于托斯凯恩家族的，这使得问题更复杂了。”格雷格的新婚妻子蕾莎皇后是托斯凯恩家族的一位后嗣，而且出生在科玛。这一政治联姻对于贝拉亚帝国这一脆弱的星球联盟能否和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如何让我妻子的娘家人满意，同时把所有的科玛商业对手面前又表现出帝国是一碗水端平的——那就看你的了。”格雷格似笑非笑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你知道该怎么个做法。我要求你、命令你作为我的喉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代表我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赶到格拉夫站，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把局势弄清楚。把我的所有臣民从当地人手里弄出来，让船队继续赶路。请不要发动战争，也不要超过帝国的预算。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出是谁在撒谎。如果是安全部的观察员的话，就交由他的上司处置；如果是舰队司令员的话——对了，司令员是尤金·弗·帕特利尔上将——事情就……很大程度上是我的问题了。”

或者不如说，很大程度上是格雷格的代理人、皇帝的喉舌、他的皇家审计官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迈尔斯的问题。迈尔斯思考着在没有援兵，而且远在异国他乡的情况下，试图逮捕一位高级军官会发生些什么，况且是在军官自己的地盘上，而军官的手下长久以来都听命于他，或许还对他忠心耿耿——肯定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一定有趣极了；而且这人又是一位弗·帕特利尔，该家族是贝



拉亚贵族世系中同伯爵理事会有着悠久而重要的政治渊源的一支。迈尔斯自己的姑妈和表哥就姓弗·帕特利尔。哦，多谢了，格雷格。

皇帝继续道：“发生了一些事情，把若西塔周遭的西塔甘达人惹着了，那些事同贝拉亚的关系比同科玛的关系要大得多。现在没必要细谈这个，但如果你能尽可能迅速高效地解决这次扣押船队的危机，我将非常感谢。要是若西塔的这个事态恶化了，那么我只希望你平安回来。贝拉亚和第五区之间的交流滞后，信息传递花费的时间太长，所以我不能随时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不过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偶尔把情况或进展报告给我，我会很欢迎。”说出这些略带讽刺的话时，格雷格的声音并没改变。根本不需要改变。迈尔斯的鼻子里哼了一声。“祝你好运。”格雷格最后说。皇帝的头像消失了，屏幕上又换成了皇室印玺的图案。迈尔斯伸出手去，关掉了机器。详细报告嘛，他可以在路上研究。

他一个人去，还是夫妻二人同去？

他抬头望见埃卡特琳的侧面，她脸色苍白。埃卡特琳转过头，蓝眼睛认真地看着他。他问道：“你是想跟我一起去，还是继续往家赶呢？”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她疑惑地问。

“当然可以！唯一的问题在于你是否愿意去？”

她的黑色眉毛扬了起来。“那肯定不是唯一的问题。你觉得我去会起到什么作用吗，还是只会让你分心？”

“既有官方的作用，也有非官方的作用。别说第一个作用比第二个更重要。你是知道的，有些话不方便直接对我说时，人们会找到你，跟你说，好通过你传达到我这里，对不对？”

“噢，对。”她很不屑地瘪了瘪嘴。

“是，我知道这是件很乏味的事，但你知不知道，你很善于把那些话分门别类，而且还会研究人们说的各种谎话，从而获取信息，



还有，呵，研究没有掺假的话。很可能会有人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不愿跟我交谈，但愿意跟你说。”

她空闲的那只手微微动了动，承认他说的是事实。

“而且……有个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之说话的人在身边，真的会让我轻松不少。”

听了这话，她的笑容有了些嘲讽的意味。“你是把我当成说话的对象呢，还是出气筒？”

“我……嗨！没错，恐怕执行这次任务我经常得需要发泄。你觉得你能忍受吗？可能会让人难以忍受，更不用说可能会很无聊。”

“知道吗，你总是在抱怨你的工作很无聊，迈尔斯，可是你的眼睛已经变得炯炯有神了。”

他清清喉咙，耸了耸肩，一副冥顽不化的样子。

她的笑容消失了，严肃起来。“你觉得这次会花多长时间？”

毫无疑问，她刚刚计算了时间，他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距离孩子们的出生还有六周左右时间。按照他们原先的计划，他们会在那之前一个月结束旅行，回到弗·科西根府。而第五区位于从他们现在的位置到贝拉亚正好相反的方向上。即便是乘坐最快的信使船，从这里到格拉夫站也要几天的时间，并且从那里回到家至少还要两周时间。“要是我能在两周之内把事情办好，我们就都能够及时回家。”

她笑出了声。“虽然我尽力走在时代前列，把视野拓展到整个银河系，可那样做还是让我觉得怪怪的。并不是所有人在自己孩子出生的时候都能赶回家，可是如果我的孩子说，‘我出生时我母亲正好出门去了，所以没赶上。’这话听起来就好像……好像是在抱怨，只是不那么直接罢了。”

“如果处理那件事要耽误太久时间，我想我可以派个合适的人护送你回家。但是我也想到时候在家。”他犹豫了一下。他忍住冲口